

突然发生的海上燃油泄漏，让毛里求斯遭遇巨大的生态灾难

陷在油污里的“明珠”

梁凡

毛里求斯，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的印度洋中，是一个以秀美自然风光和生态多样化而闻名的美丽岛国。

然而，8月6日，毛里求斯附近海域搁浅船只发生燃油泄漏事故，继而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令这一有“印度洋明珠”美誉的岛国，陷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边的潟湖就会被燃油淹没。此前，毛政府已于7日宣布该国进入“环境紧急状态”，事发海域附近的马埃堡市学校停课。

“若潮”号由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经营。7月25日，船只在毛里求斯东南部海域搁浅，全体船员随即安全撤离。但由于随后几天印度洋风急浪高，8月6日，货船船体破裂，大量燃油泄漏。

根据国际油轮船东防污染联合会(ITOPF)的标准，超过700吨以上的泄漏就被视作是大规模泄漏事故。对于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毛里求斯来说，这场近海燃油泄漏事故，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二

毛里求斯是一个四周被珊瑚礁环绕的岛国，经济主要依赖渔业和旅游业。此次是毛里求斯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漏油事故，海水被污染将对当地人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燃油泄漏的事发地点“埃斯尼角”，已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保护区域，同时离两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以及蓝湾海洋公园也都很近，附近还有多个受旅行者欢迎的白沙滩、潟湖和红树林，生活着数千种动植物。

11日，环保志愿者在清理海滩时，发现了

浑身油污的死亡鳗鱼和死海星，螃蟹和海鸟也出现了死亡现象。

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漏油事故发生一片环保区域，自从2000年政府禁止在此区域采沙后，他们就开始进行恢复自然野生动物和植物的工作，而此次事故让这一环保努力倒退了20年。

燃油泄漏发生后，毛里求斯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展开清理作业。10日，日本政府派出工作组前往毛里求斯，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此外，一艘载有技术顾问的法国军舰也从附近的法属留尼汪岛抵达毛里求斯提供援助。

除了官方做出的努力外，还有大量民间志愿者加入了保护家园的“战斗”中。自7月以来，数千名志愿者陆续抵达事发附近海岸，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提供帮助。

他们将装满稻草的编织袋缝成长长的管子，用渔船或汽艇拖进大海深处防止漏油扩散，也有人用甘蔗叶、塑胶瓶和头发制作围油栏，让其漂浮在海面上，并将浮油聚集起来，直到油被软管吸上来。

三

从全世界来看，在产油区和繁忙的航道、港口附近，燃油泄漏、污染海洋的事故较为经常发生。有媒体统计，发生在毛里求斯的这次燃油泄漏事故，已经是今年以来全球

第9起重泄漏事故。

5月29日，俄罗斯诺里尔斯克市一家热电厂约2万吨柴油泄漏，污染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是现代俄罗斯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之一。

俄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副部长称，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可能需要10年才能恢复。

由于危害巨大、处理困难，海洋燃油污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原油密度较低，具有在水面漂浮并扩散的特性，会在水面上形成极薄的油膜，1升原油就能造成几平方公里海域重度污染。

更严重的是，原油氧化时会消耗掉水中大量的氧，1升原油氧化就要消耗40万升水中的氧，导致海洋生物窒息死亡。

形成的油膜会长期在海面存在，给生态环境造成持续性破坏，大量有毒物质通过进入食物链，对海洋生态也会造成长期破坏。

2010年，发生在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漏油事故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原油泄漏事件。时至今日，墨西哥湾的海洋生物仍然无法彻底摆脱这一事故带来的伤害。

2012年，科学家们在发生漏油的油井旁发现了大片死亡的珊瑚礁；2016年，泄漏区域内88%的新生海豚肺部异常或发育不全，泄漏的石油已经对下一代海洋生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疫情下的孟加拉国制衣厂

8月12日，工人在孟加拉国达卡的一家制衣厂内工作。

孟政府4月下旬开始逐步放松管控，陆续允许工厂和商店在遵守相关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复工复产和开门营业。孟政府近日宣布，现有防控措施将持续到8月31日。孟加拉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服装出口国家，服装业是孟加拉国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吸纳了该国数百万从业者，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新华社发

G一周数读

10年来最高纪录

英国国家统计局8月11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英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73万人，创下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纪录。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在7月份达到270万人。有专家表示，就业率下降最快的人群包括最年轻和年长的工人、从事低技能工作的人。

另外，英国国家统计局12日还公布了GDP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GDP下降超过20.4%，同样创下纪录。

233名市镇长遇袭

据法国媒体近日报道，今年以来法国发生233起市镇长遇袭事件，而去年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为198起。报道指出，近几年市镇长遇袭事件不断增长，2018年共有361起，2019年达到383起。

为保护市镇长的安全，包括全法市镇长协会主席和法国参议院法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多个方面纷纷呼吁制定保护市镇长计划，包括为遇袭的市镇长提供物质支持、授权市镇官员对违反政令的人予以处罚以及建立市镇长安保团队等。

利润下滑73%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8月9日发布公告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66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247亿美元，同比下滑73%。上半年净利润为232亿美元，去年同期为469亿美元。

尽管出现利润率下滑，但在8月10日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盈利榜单中，沙特阿美仍然以882亿美元的利润位居榜首。该公司公告说，将在第二季度派息187.5亿美元，并将在第三季度支付。

(郭济 辑)

抢占先机的提名

毕振山

在德国新冠疫情出现反弹之际，德国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突然提名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肖尔茨为本党总理候选人，准备参加定于明年秋天举行的议会选举，这在德国引发关注。

社民党8月10日宣布，在该党两名主席的提议下，社民党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提名肖尔茨为该党总理候选人，且该提名无需再经社民党全国党代会同意。

肖尔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说，“期望与强有力的团队一起见证一场伟大、公平和成功的选举”。

这意味着，在距离下次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社民党成为德国第一个确定总理候选人的主要政党。

现年62岁的肖尔茨出生于德国北部的奥斯纳布吕克。他曾经在默克尔领导的第一届大联合政府中担任过劳工部长。2011年至2018年担任汉堡市第一市长。2018年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与社民党再次组建大联合政府后，肖尔茨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肖尔茨为人沉默寡言，是一位“追求细节的实用主义者”。社民党的两位党主席在提名肖尔茨时，也强调了他的务实、经验以及危机处理能力。

对于社民党在德国仍然对抗新冠疫情之际推出总理候选人的做法，外界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有观点认为，社民党现在推出肖尔茨，是为了利用他的高人气。疫情期间，肖尔茨力推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因此博得民众好感。德国媒体称，肖尔茨现在是最受欢迎的社民党政治人物。

也有观点认为，社民党选出候选人是想利用基民盟新党主席缺位这段空窗期，在执政联盟中争取主动。一直以来，社民党内部都存在反对与联盟党联合执政的声音，认为这削弱了社民党的特色。

如今默克尔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加明年的大选，基民盟也没有选出新的党主席。此时社民党推出肖尔茨，既显示了其在执政联盟中的独立地位，也表现出对大选的重视。

然而，其他党派对社民党此时推出候选人的做法不以为然。

德国媒体援引基民盟秘书长齐米亚克的话说，在距离下届大选还有一年多时间的当下，应当将精力集中在政府工作上。基社盟主席索德也表示，社民党此时开启选战对后续抗炎是“毁灭性的”。

面对质疑，肖尔茨本人表示他不会马上启动选战。不过一旦选战开始，肖尔茨的前景并不明朗。

在社民党内，肖尔茨现在得到两位党主席和德国外长马斯等人的力挺。但去年竞选党主席失败的经历表明，肖尔茨在社民党内并不拥有绝对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社民党本身在德国主要政党中并不具有优势。最近的民调表明，社民党的支持率只有15%，落后于联盟党和绿党。近几年，社民党在大大小小的选举中一败再败，而绿党和德国选择党等党派的支持率则不断上升。如果肖尔茨不能提出让社民党焕然一新且富有竞争力的纲领，那么社民党很难突出重围，肖尔茨本人也只能成为大选的“看客”。

疫情持续



▲8月12日，警察在菲律宾马尼拉街头进行防疫检查。

世界卫生组织12日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2000万例。

新华社发(乌马利 摄)

▲8月12日，两名穿防护服的女子在巴西圣保罗街头行走。

根据巴西卫生部12日傍晚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巴西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5155例，累计确诊3164785例。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12日宣布，他本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属无症状感染。

新华社发(莱奥·巴里拉里 摄)

黎巴嫩重建政治新身份困难重重

阅读提示

黎巴嫩中央政府的长期孱弱，源于黎巴嫩特殊的“教派政治”传统。要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打破这一传统，还要重塑新的政治身份。

然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对黎巴嫩的政治身份争执不休，各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对于黎巴嫩来说，破旧立新必将长路漫漫。

穆斯林，副议长职务由东正教徒担任，而陆军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教徒担任。议会席位也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予以划分。

尽管从1943年的《民族宪章》到1989年的《塔伊夫协定》，议会席位的划分出现了较大变化，但是“教派政治”传统仍然使得黎巴嫩中央政府长期孱弱，无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

“教派政治”传统，其实是黎巴嫩历史和国家建构的独特产物。现代黎巴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流亡法国的一些黎巴嫩基督教精英，以及一些法国的社会团体如“马赛商团”，纷纷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治实体。

但是，黎巴嫩政治实体究竟应该是以黎巴嫩沿海基督教区域为主建立“小黎巴嫩”，还是要涵盖黎巴嫩山脉的穆斯林区域建立一个“大黎巴嫩”，成为争论的焦点。

最终，“大黎巴嫩”方案被采纳。黎巴嫩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德鲁兹人，也以人口比例为依据，通过了教派政治的原则分割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和边远的穆斯林群体人口激增，政治意识增强，基督教团体不再是黎巴嫩国内人口的多数，也难以继续独占黎巴嫩政治舞台。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鼓励着黎巴嫩什叶派建立类似于伊朗的“教法官监国”政治体制；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

部打击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加剧了黎巴嫩教派矛盾，直接导致了什叶派“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崛起和发展。

因此，教派政治体系既是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演变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黎巴嫩纷争不断的“原罪”。

黎巴嫩示威民众要求打破现有的“教派政治”体系，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结构，构筑强有力的政治实体。这就意味着要破除旧有的“家族-教派-国家”权力网络，更意味着要构建新的政治历史认知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破除旧有的“教派政治”，意味着要构筑新的政治认同基础，而从当前来看，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

一方面，这种政治认同需要在黎巴嫩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现代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往往被追述为“腓尼基人后裔”，但是这种表述只被基督教和东正教徒接受，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倾向于接受“阿拉伯人”的历史和传统。

如果要构建新的政治身份，就意味着要寻找“大黎巴嫩”地区共有的政治属性，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寻新的共同点。

但是，究竟是做一个如同基督徒和东正教徒设想的“小欧洲”国家，还是如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所设想的“阿拉伯国家”；究竟是突出黎巴嫩独特的“海洋-腓尼基人”历史，还是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内陆-阿



拉伯人”传统，长期以来在黎巴嫩内部都难以调和。

另一方面，黎巴嫩各个宗教和教派在一系列表决上，显示出了深深的裂痕。

比如在巴以问题上，基督教和东正教徒往往更倾向于中立姿态，而什叶派和逊尼派则同情巴勒斯坦民众。

在叙利亚问题上，什叶派倾向于同情反对派。

而在伊朗关系问题上，什叶派“真主党”倾向于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而逊尼派则更倾向于发展与沙特的关系。

政治体系的建立，往往是政治身份的体现和结果。只有政治身份变化，才能够带动政治体系变革。

对于黎巴嫩来说，“教派政治”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之上，要想破旧立新，重塑身份，进而带动国家实现政令统一，弥合分歧，必然长路漫漫，困难重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G 管窥天下